



太平經國書序

大中大夫山西左叅政後學祥符

正德十四年余以增廣生被試策問周禮疑信相半

之繇余方少竊聞其槩因以意對曰昔孔子之時周

德方衰而對魯哀公以文武之政布在方策人存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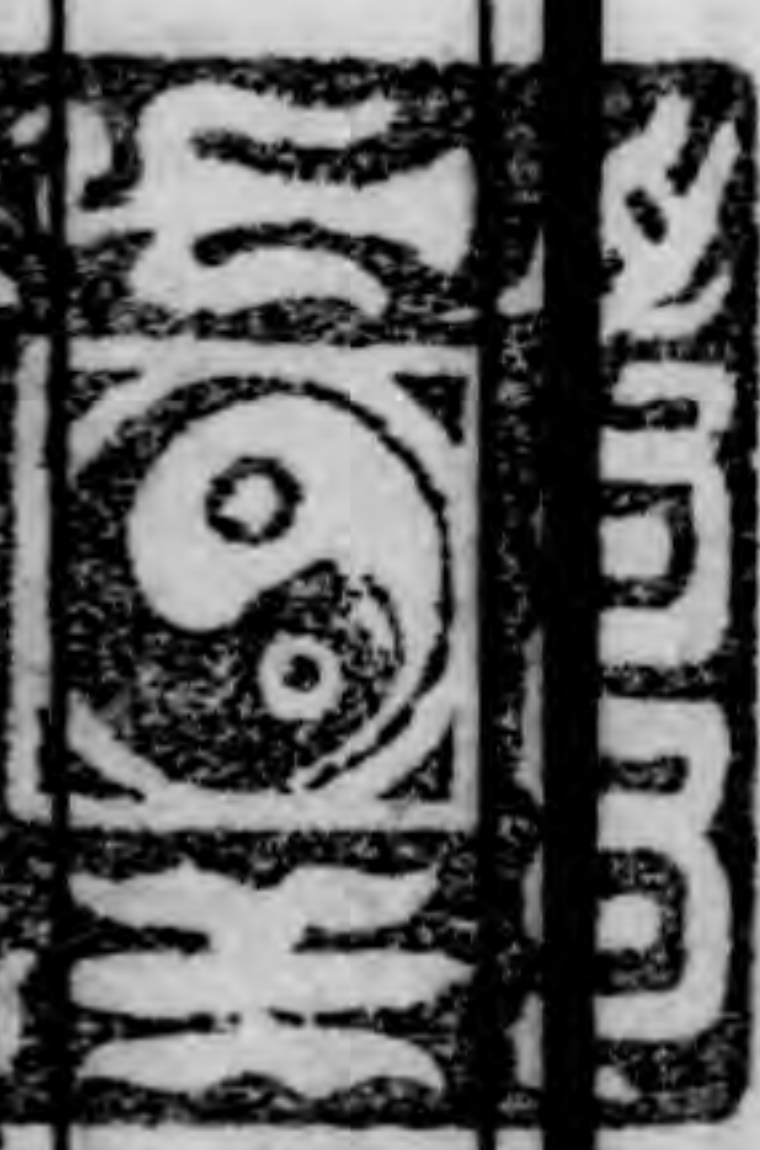
舉之說及周益衰孟軻氏始言諸侯去先王之籍不

得聞其詳彼所稱方冊與籍豈謂周禮耶孔子尚思

興東周孟子則直勸齊梁以王當是時不但其籍亡

雖有之固不可為耶至荀卿之徒李斯佐秦遂取經

籍一切焚棄之後世以為臯然使始皇并天下為周



人

武王李斯有周公之聖其時欲行周禮能乎周之興也深仁厚澤垂十餘世聖后繼作禮樂法度莫不講明國以爲教家以爲學漸被陶融非一日也故周立爲天子頒其政式放于四海靡然信從事若畫一不俟強勉其來遠矣秦則不然以戰鬪爲功以干戈爲業法令已成習俗已定方其烹滅諸侯而六合爲一也雖有周禮將安施之而况後秦者乎何也先王之法至周始備至秦始皇滅去此其會也後世直用秦爲古耳秦不復行周禮明後世之不可行必矣然則是書可盡廢耶何爲其然也三禮莫古于儀周公所親

定者說文云禮之字從豆從曲從示示古神祇字蓋先王于籩豆神祇之間曲盡其意于是乎錄其升降等其隆殺故謂之禮此其跡也先王之意有不在是者周易觀之彖曰盥而不薦有孚顒若先王以其誠敬之心事神故下觀而化故傳曰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今夫官名之設內外之辨崇卑之度多寡之數成周致治之具也而所以致治豈盡于是耶故善爲治者師其意而已若周禮者存之以考可也其畧云耳是時南原王先生督學優之其年叔嗣舉于鄉後三年得進士爲考功主事始好是書聞人有

異本不憚求之同縣人按察副使田勤甫氏刊周禮
集說讀其中往往引太平經國書可觀取恨不見其
全它日翰林學士姚維東氏云有之傳以眎叔嗣錄
藏于家後十年而爲嘉靖丙申上冬朔日刊于山西
布政司

太平經國之書總序

脩職郎衢州府學教授朱嘉鄭伯謙節卿撰

先王無自私之心安家者所以寧天下也存我者所以厚
蒼生也三代以還人主始自私矣以天下遺其子孫故不
得不爲久恃無恐之計然天下猶因其自私之心而獲少
安於其間至於秦隋魏晉南北之君淫荒狂惑則併與其
自私之計而弗念矣夫有天下而至於不愛已固無望其
愛民矣而獨惜夫愛已者之所以及民亦徧迫淺陋足以
躋時於小康而不足以憑藉維持於無窮也三代聖人之
紀綱法度憲章文物所以本諸身而布諸天下者甚設也

而尤周密詳備於成王周公之時彼其處心積慮上徹乎堯舜下及乎萬世者也外不懼天下之謗而私其迹曰必使我子孫相承而宗祀不絕也內實達天下之道而公其心曰必使我君臣相安而禍亂不作也是故兼三王施四事夜以繼日盡吾精神心術而爲之其兵農以井田其取民以什一其教民以鄉遂其養士以學校其建官以三百六十其治天下以封建其威民以肉刑大本既立然後其品節條目日夜講求而增益之其上則六典八法八則九柄九貢九賦九式之序其次則祭祀朝覲冠昏喪紀師田行役之詳下至於車粧圭璧之器梓匠輪輿之度與夫畫

績刮摩埴埴之法又其細者則及於登魚取龍擗鼈之微畢公所謂克勤小物者周公尤盡心焉蓋一而再三申復之貽謀燕翼後世豈無辟玉而皆賴前哲以免流彘之難共和攝政而天下復如故龍絜作孽宗周滅矣猶能挾鼎璽而東當戰國之相吞噬周塊然而處其中天下猶百餘年而宗主之至於垂亡臨絕之際自分而爲東西其子孫益繆戾乖忤而弗念厥紹故天下始去周而爲秦法亡則周亡天下後世苟有下泉之思治匪風之思周道則陳淫檜亂之極一變而復見豳風之正聖人序詩所以寓其意於十五國風之末也秦人變古不道不足深恨漢氏去三

代甚近而去周爲尤近不能因其自私之心而講求周公致太平之迹惴惴然徒惟得失之重而操心之危苦智慮而盡防範大抵不過爲握持天下之術耳苟簡目前非能深長之思經久之慮也封君古也止於行推恩之令井田古也止於議名田之法刑法止於定箠令軍旅止於京師之南北軍郡國之都尉建官則倣秦舊制禮則雜秦儀學校則隸太常而選舉則數路鄉里則煙火萬里其淺功近利已畧足以隨世而及民矣然乍安而忽危幾亡而僅存終不足以垂裕而傳後其當世敏秀竒傑之士深見遠識而有志於先王之治者則或請定經制或欲退而更化或

願建萬世之長策每觀王符論漢家失業之民歲至三十萬則田賦鄉里刑法等制益知其苟然而已仲長統欲定吏祿重三公之權改税法更官制沛然思惟善道而有易亂爲治之意論甚美矣至於請廢封建復井田肉刑亦復講之未精也唐承八代之衰太宗之所以造唐者亦慨然欲庶幾先王之治而補漢氏之缺收召豪傑相與脩廢起墜於正觀一二十年間稅爲租庸調田爲口分世業兵爲府選士爲明經進士官爲七百三十員天下爲龍封刺豈然亦駁雜而不純粹疏畧而無統紀未幾兼并不禁課役不均更租調爲兩稅變府兵而爲彍騎停世襲而爲州縣

不愛名器而為墨勅斜封唐之子孫固非善守法者而立
法之初亦不得不分任其咎當其弊端未見天下因其自
私而亦得以獲苟安之利一旦利盡害形罅隙呈露則遂
以大壞而不得支持矣宋之元嘉元魏之泰和隋之開皇
仁壽夫豈不為治安而言治者不之數功利在人及身而
止漢唐之事何以異此雖然漢承亡秦絕學之後不獨二
帝三王之法度無復餘味雖五霸七雄區區富強之事亦
一掃而無遺草初之初大臣無學方用秦吏治秦律令圖
書固難責以先王之制度也唐自元魏北齊以來受民以
田分民以鄉先王之制十已用其一二繼以蘇綽之在周

約六典以定官制而府兵之法亦微有端緒先王之制十
已用其五六又繼以隋文帝之富盛蘇威高景本穎字之
損益而先王之制十已用其七八太宗躡其後而行之使
其深觀詳酌纖悉委曲有以補前世之未備則以唐之治
為周之治日月可異也而僅以若此此豈無所自哉世變
不古功利之蟠結於人心而此書之宏博浩翰讀之難曉
而說之易惑也彼其煨燼於秦火貶駁於漢儒好古如武
帝反謂之末世瀆亂不驗之書伏藏泯沒於山岩屋壁之
間漢之末年雖入秘府竟未嘗一出而試之於治其後劉
歆取以輔王莽五均六斡列肆里區皆有征天下騷然受

其弊其餘杜氏不過能通其句讀馬鄭諸儒亦止於作爲
訓詁而已隋唐之間文中子講道河汾頗深識其本末以
爲經制大備後世有所持循然徒載之空言不及見之行
事也唐太宗嘗與群臣語及周禮而房杜魏徵雖出王氏
之門然本無素業留宿中書聚議數日竟不能定問及禮
樂復不能對大本既失他何望焉宋朝王氏以儒學起相
熙豐又嘗一用周禮而計利太早求民太甚其禍甚於劉
歆伊洛老師橫渠張夫子固習周公者矣而又不及究其
志蓋自有周禮以來若孔子文中子及伊洛橫渠諸子則
恨不及用房玄齡杜如晦魏徵則愧不能用漢之劉氏宋
朝之王氏則又悔不善用自漢唐以至今日天下之治所
以駁雜而難攷弊壞而不可收者大抵出於是三者之間
也是以時君世主厭薄儒生姍笑王制悉意於淺功近利
就其自私之心而姑爲是目前苟簡之謀儻可以維持一
世足矣不暇及此宏闊之談也嗟乎千載之下有能起周
公之治者學者所不能而見也有能講明周公之制者學
者所不能而辭也

太平經國之書總序終



太平經國之書目錄

永嘉鄭伯謙節卿

卷之首

秦漢官制圖

成周官制圖

漢官制圖

漢南北軍圖

卷之一

教化

奉天

省官

內治

官吏

宰相

卷之二

官民

官刑

攬權

卷之三

養民

稅賦

節財

卷之四

保治

攷課

卷之五

賓祭

相體

卷之六

内外上

内外下

卷之七

官治

臣職

官民

卷之八

官衛

奉養

祭饗

卷之九

愛物

醫官

鹽酒

卷之十

理財

內帑

卷之十一

會計上

會計下

內治

太平經國之書目錄終

秦漢官制圖

此圖竝再考

秦

尚書

四人有
令丞一

少府

少府令四人在殿中
主發文書故曰尚書

尚書

少府

漢因秦制公卿皆
因以奏事

中丞

公卿

西漢

內

御史中丞

領尚書事
御史大夫
屬官也

外

丞相之制

諸侯王

中丞右

郡守

朝

東漢

御史中丞

尚書

宦書

朝

御史大夫

丞

九卿

京兆尹

將軍

司隸校尉

大夫

博士

議郎

左右曹諸吏散騎

中常侍給事中以

上五項係加官也

朝中

成周官制圖

宰夫

天官冢宰宰夫掌之

宰夫

太僕

夏官司馬太僕掌之

小宰

秋官

司寇掌之

燕朝

一曰內朝正之

內宰

中朝

一曰路朝正之

太宰

外朝

朝士正之

夏官

夏官

秋官

小宰掌官刑以貳太宰宰夫掌朝法以貳小宰皆通
內外之官也故太僕傳言於宰夫宰夫傳言於小宰
小宰傳言於太宰又有內宰雖掌治王內之政令亦
屬於太宰以此見周之宮中府中實合於一體也

漢官制圖

丞相

丞相司直

司隸校尉

侍御史

部刺史

御史中丞

御史大夫

兩府

綉衣御史

舊有四圖一曰宰夫之官分爲尚書中書後遂
成兩省二曰宮正宮伯之官分爲光祿勳衛尉
後遂成門下省三曰自膳夫至腊人凡鳥獸魚
鼈烹庖之事自酒正至掌次凡酒漿醢醢幕帟
幄次之事分入少府自醫師至獸師分入太常
亦入少府自少府而下至掌皮內一項財則分
入少府外一項財則分入太司農四曰自內宰
至內師服以下凡宮中使令人分入於太長秋

漢南北軍圖

期門並屬光
羽林祿勳

二萬人見

衛尉兵

武紀建

元元年郡

國材官騎

養以老

京兆

十二城
屯兵

中壘北

屯騎北

步兵北

越騎南

內

掌巡徵
京師即

外

角馬羽

八

軍

兵番上
以充之

軍

校

射聲北

胡騎南

長水南

虎賁北

衛將軍

文帝置
後復罷
之

扶風

此軍屯
於宣曲
池陽

郡國

有材官
騎士

太平經國之書卷之一

教化論六典以為民極



永嘉鄭伯謙節卿

或問周公之序六典也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之
下每終之以為民極此特建國之始耳未見其有與於民
也民何以遽取極於此哉曰先王之教天下未始有精粗
本末之間也司徒一官名曰教典自今職職而攷之六十
官之內大抵皆分畫鄉遂整理田疇征斂財賦職掌山澤
與夫市井門關之事師田行役祭祀喪紀冠婚鄉村之法
而已有如鄉大夫州長族黨之職則不過屬民讀邦瀆師

氏保氏諫救調媒之職則不過掌國中得失之事其曰十二教曰三物之教曰五禮六樂之教教之條目甚設而教之官屬不詳見焉先王之教固與夫後世事文墨語言誦說傳授者不同也有如王之立朝后之居市朝之居前市之居後公卿大夫之在朝百工商賈之在市人見其爲辨方正位而巳經涂之九軌而野涂之伍軌宮隅之制而以爲諸侯之城制都之經涂體野涂焉諸侯之經涂體環涂焉人知其爲體國經野而巳朝官居朝市官居市卿大夫王后入市則有罰二鄉則公一人一鄉一人由此而統六遂由此而倡九牧人知其爲設官分職而巳孰知其所以

定民之志而爲教之大者固在於此耶夫朝不混市野不踰國人不侵官后不敢以奸王之權諸侯不敢以僭天子之制公卿大夫不牟商賈之利六卿九牧相屬而聽命於三公夫彼皆民上也皆富且貴焉者也而尺才不敢踰一毫分守不敢易所以習民於尊卑等衰階級之中消其亡等冒上之心而寓其道德之意蓋孔子所謂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以民服事其上而下無覬覦賤不尤貴卑不踰尊舉一世之人皆安於法度分守之內志慮不易視聽純一易直淳龐而從上之令父詔其子兄授其弟長率其屬何往而非五禮六樂三物十二教哉方位國野設官

分職何往而非以爲極哉嘗讀晉之國語每歡絳之富商
民常藩木楨過朝之事以爲富商之饒於財使之澤其車
而華其服非不足也而必易車服於過朝之際不敢混然
與士大夫無別焉民志之定而中道之存成王周公之遺
化固隱然在此也古人教民之意深矣且不獨周公然也
康王命畢公以康四海不出於表宅里殊井疆畫郊圻之
間周公陳先公風化之由惟在於于耜舉趾條桑載績播
種稱觥之事孟子以五穀魚鼈不可勝食與使民養生送
死無憾爲王道之始韓退之以士農工商之民父子兄弟
夫婦朋友之位推而至於宮室桑麻粟米蔬菓魚肉之物

而歸之於道化之原皆此意也後世王制不明道揆法守
不立本末源流之論不講而左右前後尊卑貴賤之際聽
其相冒而相易類聚群分日用飲食交際文爲之間無復
有能寓吾道德之意天下之人旁觀而習見之耳目亂而
分守易秉彛者雖不泯滅而生厚者因物有遷矣君臣之
間方以因民出治爲美談開設學校置博士弟子員下詔
勸學以風勵四方以改易萬民之觀聽儒者又從而諛之
曰是有志於教化者名存而實不至疏漏而無統紀可以
善人之形而不可以善人之心也上爲文具下爲觀美相
與爲欺而已及陷手罪然後從而刑之以爲示弗率教化

者是罔民也漢事文墨晉尚清談統紀不明同歸於亂大司徒教典之意六官以爲民極之說誰與講明而告君者奉天論天官冢宰加官

或問冢宰一官其屬六十顧未始有一事之關乎天者而冢宰謂之天官何也曰此加官也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凡天地之運化四時之作訛成易事之關於天者羲和職之教化禮樂之要兵刑財穀之司虞工納言之職十有五人之職所以分天下之萬事而治之者也至周以來則省九官以爲六卿之職又省六子以冠六卿之號以虛名而加實職併而授之所以寵而尊之也漢之官制猶爲近古大

司馬六卿之職武事者彼霍光領尚書耳內主公卿事外掌四方章奏於司馬何與耶而大將軍之上必冠以大司馬之名此正祖天官冢宰之故意也或曰古者聖人重天道伏羲有神龍之瑞故以龍紀官黃帝有慶雲之瑞故以雲紀官共工以水神農以火少昊以鳥顓帝之後以民則重黎勾芒祝融后土蓐收玄冥是也帝堯之興以天地四時則羲和及四子是也帝舜之興以五行則益火稷穀禹水是也今成王周公之建官攷前世之制而兼其長必若所謂虛名加實職則事之關乎天者其屬之誰乎曰子以爲古之大臣其所謂寅亮天地而燮理陰陽者若曆官星

翁文史卜祝之所爲乎凡論道經邦以轉移人主之心術而釐正天下之萬事者皆寅亮燮理也皆對時育物撫五辰而熙庶績者也是故日月之薄蝕百川之沸騰詩人所以刺卿士穀洛之闢太子晉以歸咎於執政焉和同天人之際使之無間然者雖聖人之能事而大臣實輔佐之其誰曰人事之非天理也加天官於冢宰之上其尊大臣也雖至其所以責大臣也益深

省官

論天官冢宰兼官

或問大宰至旅下士其爲官凡六十有三而爲府者六爲胥與史者皆十有二而爲徒者百有二十何也曰此皆兼

官也專官行事則不足兼官行事則有餘矣蓋自唐虞以來禹以司空而兼百揆羲和以二人而兼四岳及舜二十二人之洛則四岳實一人兼之古者官不必備惟其人而已有其人則備無其人則兼是以周官之作實倣唐虞之制而官事不攝吾夫子所以深責管仲變先王之法也以三公言之召公爲保周公爲師而太傅無有焉召公實兼之也周公既歿召公爲保而太師太傅無有焉召公實兼之也不惟此也三公之下實有三少當時不見其人召公又兼之乃同召太保釀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是六卿之長召公又兼之蓋一人之身而兼總七職矣抑不惟此

也當是時三公三少既難其人而六卿之官亦不必備周公以三公兼冢宰召公以三公兼宗伯蘇公以三公兼司寇畢公毛公以三公兼司馬司空惟成王之季年芮伯彤伯衛侯實專領司徒宗伯司寇之職其餘大抵皆兼官也其大者猶兼而況於百官群有司乎故嘗以周禮考之二鄉則公一人是三公兼鄉老也一鄉則卿一人是六卿兼卿大夫也軍將皆命卿是六卿又兼六軍之將也甚者太公以太師而兼司盟之職載在盟府太師職之是也蘇公以三公而兼太史之職太史司寇蘇公是也故夫六官之中以春夏秋冬為通率以多少相乘除大約一官凡五百

人則六官凡三千人而其兼行權攝者意其必相半焉天

卿大夫命士三百五十餘人地官除鄉遂山虞林衛司門司關不可考尚四百餘人春夏秋三官凡五百餘人是六官通率之凡三千人也是以局分不必設府史胥徒不別置雖置而

其數亦未嘗過濫也且不見鄉老遂師而下乎府史胥徒四者俱無有何獨於天官冢宰而疑之也若夫專官行事執宜多而不宜省則獻人之與甸師其徒皆三百人而春官御史其史則百有二十八矣

內治論天官冢宰屬官

或問三公與王論道經邦當時下兼冢宰而其所統六十官之屬往往皆士大夫所不屑為之務何也曰此固所以

論道經邦也人徒見夫內外庭宿衛之士士之賤者也烹
庖養膳之事事之辱者也薰腊酒漿醢醢之物物之微者
也次舍幄帟裘服爲末用而宦寺嬪御洒掃使令爲冗役
也而不知夫三代以還所以蠱壞人主之心術而侵奪大
臣之權柄者徃徃皆是人爲之蓋公卿大臣其內外則有
限其進退則有時不得日侍人主之左右前後也若夫侍
御僕從之人備趨走使令之職而人主宴私玩狎之際無
不與之同焉比其極也則變換其耳目感移其心志伺候
以和其旨夸靡以中其欲小廉小謹以市其信人主一墮
其中則亦何所不至哉故雖以文武之聖而侍御僕從猶

樂於得正人而周公之所以相成王而詔後世者又不獨
見於太宰之屬他日立政之作尤拳拳於綴衣虎賁趨馬
之微焉昔者先王之時宗祝在廟三公在朝三老在學而
前巫後史卜筮瞽侑凡所以在左右者無不致其謹焉用
能保護君心養成聖德宦官宮妾便嬖側媚得以趨走使
令於前而不得以乘間取榮寵竊威福也周公之深智遠
識固有見於此是以亂萌禍機之所在無不究極用見古
人輔相之事業皆格物窮理之學要非屑屑然樂親群有
司之細務而後集權勢以尊已也宮中府中俱爲一體後
世識此意者諸葛孔明一人而已漢初猶存此意士大夫

所不至者惟後庭爾朝夕出入禁闈洞然無內外之限故人主親士大夫之時常多而親宦官宮妾之時常少日見正事日聞正言心安而耳目熟論道經邦之地固造原立本於此也自武帝宴遊無度於是外庭日踈內庭日親公卿大夫一切隔絕不接見而小人獨在左右事趨媚矣大臣無權而小臣專權異時關內侯騎都督之爵下及於烹庖樂工醫師之賤至鳴玉而曳組房闈有制政之漸妃妾起巫詛之風闈寺擅廢立之權夫誰得而制之微物細事其傾禍毒國至於此烈也而今世儒者顧方不屑意於天下之細務溺意高遠學僻而事左異日敗理傷化則徃徃起人主厭薄之心是故書生之清談而迂闊者不足怪也論道經邦之事業當於太宰屬官而求之

官吏論六官府史胥徒

或問府史胥徒庶人之在官者也先王之時無曠土無遊民彼在官者以何人爲之祿足以代其耕也以何祿賦之以一歲而更耶或終身而充耶抑免其家之徭役與否耶曰學周禮者其論此固多也而未有愜人意者焉蓋其說則曰民自民也吏自吏也一日爲之則終身居之此則不可之大者夫終身爲吏異時既老且死誰其代之謂其子孫繼之耶則不幸有愚不肖之嗣何以遽服公家之役謂

其子孫不得繼耶則當削其祿而授之田彼素不習農畝之人何以遽安耒耜之勞苦不然一人爲吏則一家世其祿也先王之祿地固無若是多也後者之來將何以待之余嘗攷之矣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此兵賦之定數也甸出長轂一乘此車賦之定數也司馬法則曰井十爲通通三十家士一人徒二人通十爲成成三百家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積而至於終則爲士徒者四百又積而至於同則爲士徒者三千夫以周官甸法考之甸六十有四井受田之民五百一十二家矣今士徒乃止於三十何耶說者以爲此調兵之法先王寬民力之意故兵者視農者

而損行者視居者而益不知王畿之兵未嘗輕出何爲而遽發之就如其議則均之爲兵耳使居者處其安而行者處其危得無有未平平司馬之所征是固府史胥徒之所出也嘗攷是四者之數於六官之中蓋冢宰一官則二千六百六十有六宗伯一官則二千三百四十有一司馬則三千二百六十有五司寇則二千六百五十有七四官之數固已萬人矣又况地官無常數冬官散落不傳雖權行兼攝官未必置而府史胥徒未必實有而其數固已多矣不調諸民而充之其誰實爲之哉然則是徒之征其爲府史胥徒之用昭昭也蓋自六鄉而至六遂自六遂而達三

等采邑凡受私田而爲民者其有德行道藝則大司徒三年大比而升之升於司徒則不征於鄉其止於有才有力者則大司馬立法而征之更調迭發以給公家之徭役焉其上者爲府爲史其次爲胥又其次則爲徒上以充宿衛下以給官府其在官則祿於四郊其任事則止於一年其受代而去則復業於百畝一人去之一人居之今之爲吏者乃昔日之爲民者也今之爲民者又後日之爲吏者也閭閻之利病田里之艱阨夫家之衆寡馬牛六畜之登耗政事法令之可不可上下相諳彼此相恤更處而迭爲之吏無所病於民而民無所苦於吏先王維持天下之政固不

惟公卿大夫士而已雖府史胥徒亦有助矣

宰相論太宰建邦六典

或問六卿分職各率其屬見於周官之篇以官府之六屬舉邦治以官府之六職辨邦治見於小宰之職自治典至事典截然分畫宜若一定而不可易今太宰之職顧曰掌邦之六典何也曰此太宰兼行六卿之事也自其分職而言之凡朝廷之事固屬之太宰國中之遠郊近郊大都小都公邑家邑凡郊畿之事固屬之司徒職方氏土方氏以至禪人凡邦國之事固屬之司馬禮屬宗伯刑屬司寇工屬司空自太宰之兼行六卿而言之則六典八灋八則八

柄八統九職九賦九式九貢九兩凡此十條皆經國之大綱政事之條目而散見於三百六十官之中太宰實舉其綱而攝其要焉又非獨曰格物窮理克勤小物而已也蓋唐虞三代建官之制職事分於下而權綱合於上非泛然而無統也四岳通內外之官羲和之長也羲和則實聽於四岳百揆宰相之職百官之長也九官則實聽於百揆百揆統九官四岳四岳統羲和四子比附聯絡天下之治雖非一二人爲之而實一二人能使之成周之制亦然三百六十屬聽命於六卿而六卿聽命於冢宰冢宰實三公兼之渙散分析之中而有比附聯屬之勢自今職職而攷之

太史內史掌六典八灋八則八柄之二春官之屬也而典灋之正則在於太宰太僕掌諸侯之復逆小臣掌三公及孤卿之復逆御僕掌群吏之逆及庶民之復夏官之屬也而臣民之總則掌於宰夫司士掌朝儀之位秋官之屬也而治朝之位冢夫掌之泉府廩人倉人掌財用地官之屬也而貨賄之出入太府掌之內外朝之冗食地官藁人之職也而宮正內宰則又均其稍食王朝之服飾春官司服之職也而內司服至履人則又掌其服飾之用自宰夫之下夏采之上六十官之內三百六十官之職錯綜而互見焉並建六典兼行六卿天下萬事凡有關於理亂安危之

大者則無不合然在其掌握之中也蓋古者三公無官惟與天子坐而論道故設六卿以分主六典而三公實統之三公既兼冢宰則六卿之大典非冢宰而誰建耶此事權之所以合於一而國家所以無多門之政自漢以來則失之矣有三公又有九卿而丞相御史未嘗行九卿事觀武帝時桑弘羊等致利王溫舒之屬峻法倪寬等推文學九卿更進用事不關決於丞相而大臣之權盡去矣嗚呼人君之爲天下如欲稽古正名而使事權之合於一苟舍周官未有不泛然無統者矣

太平經國之書卷之一

太平經國之書卷之二

永嘉鄭伯謙節卿

官民論二典官府萬民

或問周有三公有六卿今太宰經理邦國其職則治官府而紀萬民事權之重如此其所以異於三公者如何也曰三公論道燮理而已不親治也况當是時三公既兼太宰則治之事權非太宰典而誰專之太宰建邦六典余嘗論之矣此不復述也太宰之所當論述者則其所主之百官萬民耳然太宰實專主百官司徒實專主萬民學周禮者苟得其說焉則二官節目皆可以迎刃而解也且禮刑政

事之典均曰百官而獨於治典則曰以治官府以紀萬民於教典則曰以教官府以擾萬民變百官而言官府說者以爲天地二官不拘其數所以尊之也是則然矣而未究其大旨也周官之書曰冢宰掌邦治統百官均四海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擾兆民前有六典後有周官皆周公所作也六典則合官民而並職之周官則分官民而各掌之何也治道之要莫切於張官而置吏也官吏不職則治道爲之不振立國之本莫切於愛民也民生不遂則國本爲之不立是以太宰專主百官凡其八法之所治八柄之所馭歲終之所廢置三歲之所誅賞凜凜然有不可犯者故雖

六卿各率其屬而趨事赴功之際聳動敬言飭而不敢不勉者無非所以奉冢宰之治也司徒專主萬民凡其十有二職十有二政十有二教三物之教五禮六樂之教斷斷然有不敢忽者故雖六卿各主一鄉而聯事合治之際纖悉瑣碎而不敢不盡心者無非所以奉司徒之教也司徒太宰是以獨曰官府而小宰爲之貳宰夫爲之攷一則曰官府二則曰官府也府之爲言百官之所揜而萬化之所關也雖然九職九兩太宰非無與於民也特紀綱其大者而已命鄉論秀司徒非無與乎官吏也特教養之於初而已六典合而言之周官分而治之二書蓋相爲表裏也成

周之治大抵自上而達於下自內而推於外端本以澄源
詳近而畧遠故六卿各主一鄉一公則率二卿且太宰司
徒當時既以二公兼之其外四卿意當時亦必以此二公
率之一以率畿內之官一以率畿內之民本立於上而末
自舉於下治教行乎主畿之近而若吏若民自風動乎四
方萬里之遠所謂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
萬民以正四方四方正遠近莫敢不一於正天下之大舉
無異乎一堂之上所謂行法自貴始王化自近始建首善
自京師始其道蓋如此也周衰此意不存六卿分職不足
以倡九牧而阜兆民邦畿千里不足以正萬民而假四海

亂發於上而禍及於下本實先撥而枝葉受其害成王周
公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爲民極之政靡有子遺矣夫世
未有誅賞不行於百官而能使百官戒懼不敢易紀律者
未有生聚教訓勸相勞來不加於民而能使海內革心易
慮以聽上之所爲者穆王欲興文武成康之治雖未見其
能復還太宰之職而命君牙以爲周大司徒又命伯冏以
爲周太僕正而正于群僕侍御之臣攷之周禮太僕傳言
於宰夫而宰夫聽命於太宰此不可謂不知本矣厲王板
蕩無綱紀文章陵遲至於幽王厲階之生實起於二官之
失職故家伯維宰番維司徒詩人疾而刺之而十月之交

之詩所以作也然則後世欲復成周之治當先治官與教
民欲無一官之不職無一民之不善當先復太宰與司徒

官刑論官府都鄙法則

或問周官一書成王所以勸其群臣者寬厚溫和惟恐其
或傷周禮之一書成王所以御其群臣者嚴厲督責惟恐
其或敗我事何也曰勸之之辭徒詳而治之之法不繼則
無以聳聽而起其怠人情於此亦未必有退聽而從命者
是故內而官府凡治教禮刑政事之屬外而都鄙凡王子
弟公卿大夫之衆皆有法則以治之蓋貴有常尊賤有常
卑賤者不嫌於無法故未嘗忘教貴者不嫌於無教故行

法必自貴者始夫是以官刑之所糾官計之所弊舉辨會
聽經正之別刑賞祿位廢置之馭凜若秋霜隱若雷霆不
可犯也曰法曰則其名雖異其用則同而或者以爲詳法
而畧則所以詳內而畧外猶禹貢綏服三百里曰揆文教
要服二百里曰蔡也噫先王之治天下固有詳畧之不同
而千里之王畿三等之采地未遽畧也八法以治官府既
見於太宰而六敎六屬以下復述於小宰是官府之治固
詳也宰夫掌治法以致百官府群都縣鄙之治司會掌六
典八法八則之二以逆邦國都鄙官府之治則都鄙之治
豈得以爲畧乎且獨不見祭祀以馭神乎先王設禮樂教

化刑罰慶賞不獨以經理其生民雖幽而鬼神無不及焉是故順成之方八蜡乃通有功者無不報也犧牲既成黍盛既潔旱乾水溢則變置社稷無功者不可奪也彼其幽而無形深而不可攷曖昧恍惚而難及以政者先王不敢不致其詳焉而況於爲吾之官吏乎是故都鄙之治所謂法則以馭其官者即官府之八法也所謂祿位以馭其士者即官府之六敘也其餘廢置刑賞莫不皆然觀先王之治都鄙天亦自其所難及者而觀之耳日月寒暑堯秩序而賓餞之江河淮海禹䟽導而平治之天地之大也先王猶及以政曾謂官府都鄙而遽有詳畧之分乎謂詳法而畧則詳內而畧外不能觸類而觀之者也不足與論先王之治

攬權論八柄八統詔王

或問太宰王群吏司徒主萬民而吏民之事太宰又得以兼行之天下萬務無不在掌握中而八柄馭臣八統馭民太宰必以詔王何也曰凡邦之小治則冢宰聽之柄謂權柄之大也統謂統御之大也出乎法令之外而行乎操縱闔闢之間是非人臣之所得爲也蓋聖人之道有經有權經者法之常而權者法之變使聖人之爲天下一切聽於法而無操縱闔闢之權以變通之則吾之爵祿生殺有時

而窮而人情取必之餘亦有時而玩是非可常之道也故自八柄而言之有德者宜貴也或無爵而未貴有功者宜富也或無祿而未富非所可予而有私恩之施以爲幸非所可赦而有私義之免以爲福置之尊貴而使自愛奪其榮富而使貧屢罪重於過而或止於廢過輕於罪而或抵於誅此皆人主之所用以爲聳動天下之具而不使人有自必之心者也自八統而言之親故賓客固當敦敬而尊禮賢能勳貴固當任使而保護然恃恩者常易驕恃才者常易傲而服勤盡瘁之士亦不能無累日取貴之心今也親親未已而賢賢繼之尊尊貴貴未已而天下繼之內朝

序齒易變而序爵於外朝投壺燕躬序賢或變而序官於宗廟不拘於一而迭出於八此又人主之所用以爲轉移變化之術而不使有自恃之心也施不測之恩用不測之威我可以取必於人而人不可以取必於我使一世之人皆有以奔走而畏慕而不得以邀持而固必暫出於我而天下之人被之者鼓舞而喜慘怛而悲此豈非權柄統御之大者乎太宰雖尊人臣也如使人臣而亦得以擅權柄專統御擺落乎法令而雜用乎經權則繩墨廢而法守亂末流之弊將至於蕩然自肆誣上行私之人皆得藉口以專其欲矣周公所甚慮也其大者歸於王而其小者則守

於冢宰其權而變者歸於王而其經而常者則守於冢宰若內府供王之好賜予及冢宰之好賜予此好賜予之常者也若司會以周知四國之治以詔王及冢宰廢置此廢置之常者也若小宰之六叙以正其位以置其食此祿位稍食之常者也若表記言周人之親而不尊祭義言周人貴親而尚齒此親親之常者也太宰守其常故其待百官萬民有一定之法人主用其權故其疾速進退皆在我而百官萬民不得執法以要其君雖然權固人主之所得用也而必待太宰之詔此亦慮其所終而稽其所弊矣君相之間相濟而相維持者如此成王周公之世王朝之上所

以無一官之不盡其職而王畿之內所以無一民之不入於善也蓋天下之人見太宰必然之法則不敢以不自盡見人主或然或不然之權則內不敢以自恃外不敢以自必激昂振厲惟知自強於爲善而已昔者嘗觀諸夏商與齊魯之事則大異於周矣蓋夏后氏先賞而後罰親而不尊其民之敝至於春而愚喬而野朴而不文商人先罰而後賞尊而不親其民之敝至於蕩而不靜勝而無耻及太公治齊舉賢而尚功周公曰後世必有篡奪之臣周公治魯親親而尊尊太公曰後世浸衰矣蓋齊之所爲無以異於商而魯人之治則夏后氏之治者矣用必然之賞用必

然之罰必親親必尊尊必舉賢而尚功取其一定者而固
守之其末流固至於此此宜周公之所懲也為之定法以
自守於其下使人主時用其意而操縱闔闢於其上上下
相與出於必然不然之中然後可以振厲人心於無窮

太平經國之書卷之二

